

秋韵

□刘希

之前整个秋天,清洁工都忙着清扫落叶,前头刚扫,后面又飘然落下,总是扫不完。博物院门口贴一通知,大意是“秋日里的落叶暂不清理,保留自然美”。

你还别说,刚进门便能贴心感受到那浓郁的秋的意境,徜徉于铺满杂乱落叶的石径,望着风里走一阵歇一阵的落叶,还真没有荒凉萧瑟的感觉,反倒生出那么一点诗意盎然的冲动与诗情画意的美感。

一边亭廊勾连,水榭相接,一边满眼都是排列整饬的枫树,正是霜林尽染时。朝阳透过枝叶洒在落了一地的枫叶上,树上树下红成一片,给你献上温暖的秋色。清灵秋风中,落叶翩然旋转,婉转缠绵,总不肯远去,发出“沙沙”的响声,似乎在倾诉着什么。

隔着草坪,与枫树平行的的是一排能用“古”字修饰的龙柏,片片龙鳞似的树叶自然是四季常青的园林底色。树干则经岁月镂雕陶冶,神志迥异地现出各种形状来。成了天雕地塑岁打月磨的杰作。枝丫上的一个包一件衣服,一条围巾,那是经常在这里打太极拳人的衣物。这群鹤发老人凭着一个播放机,每天与这些柏树像有约一样,总在同一时间相会,看他们动起来,一进一退起落有致,动作舒缓而含蓄,情感内敛而

当年那些扶助金

□徐新

供销社,早早地植入了我的记忆,因为父亲是供销社职工的缘故。小时候,父亲偶尔带我去单位,看见那些穿着整齐的营业员叔叔阿姨们站在柜台后麻利地为顾客拿着商品,心想长大了我也做营业员。那只是儿时梦想,但供销社三个字已经牢牢记住了。

20世纪80年代,父亲是供销社的副业员,负责给农民提供致富信息,帮助他们一起发展副业,同时还给一些困难农户发放扶助资金,一般每户200元(那时候一般工人的月工资也就七八十元)。为了保证那些钱能用到刀刃上,发到最需要的农户手中,年初时父亲就起早贪黑开始逐村调查走访,了解哪些农户开展副业生产时缺少扶助资金的,然后根据资金的总数和调查结果初步排定被扶助名单。待供销社办公会议通过后,父亲根据名单在最短时间内发放完毕。

资金发放后,父亲隔三岔五地去那些农户家了解副业生产情况,有的农户用这些资金发展养殖业,还有的买了材料进行手工编织等等。父亲发现经营不善的,适当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们遇到困难了,父亲也一起帮他们解决;如果农户迟迟没把资金用在发展副业上,就要提出整改意见。

到了年底,父亲又一家家上门把发放的扶助款收上来,把一年的扶助农户的情况写成材料后汇报。有的农户通过一年扶助款的帮助,渡过了家里的临时难关,就不需要了;有的农户取得了一点效益,但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规模,于是继续申请扶助款;也有的农户看到人家通过发展副业有了好的收成,就萌生了同样的想法,提出资金申请。因此,每年的资金申请名单总有一些变动,父亲不辞辛劳,下村组对新申报的需要扶助的农户家进行调查走访、认真核实,然后进行新一轮的资金发放。

父亲做了六七年的副业员工作,通过精准发放扶助资金帮助

疏放。音乐也逗得树上的鸟雀飞起飞落一片鸟噪,有清脆的有嘹亮的,简直是一部和谐的交响曲。

草坪正南,原本是那些铅华退尽的高大水杉树,因着树下那些叫作八角金盆的植物长得正欢,叶子肥厚得欲能滴出水来,一切都生机盎然。风吹过,树上最后坚守的叶片飘零而下,而那些绵密的枝叶也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欢快地摇动起来。

几棵本该热带才有的棕榈树与几棵冰雪中仍能油绿葱茏的球形黄杨,远看如同是水杉的裙裾,让人感受到设计者敬畏和呵护原生态的苦心。难怪在这个深秋时节里弥漫着初春气息的地方,总让人不由自主地心驰神往。

草坪中巨人似的雪松,姿态优美,出神入化,显出王者的风范,它们植根大地,却伸出枝叶拥抱蓝天,重复着莎士比亚那句“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在我眼里这些树也具备人的性灵,虽不言语,但一直注视着人来人往,见证这世间的更迭荣衰。

秋天留给人们多少遐想的空间,触动多少敏感的心灵,让人为之沉醉。前两天,几位去香山观枫的朋友归来,对那里满山如火如荼的壮观赞不绝口。本来四季不同,游人都用自己的心境去体会无言的风景。其实只要用心观察,定能发现原来身边的秋也是可以这样美的。

了数百家农户。当年有一家沈姓农户,丈夫在单位上班,妻子在家务农,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书费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家里经济十分拮据。他们知道有这个扶助资金后,马上打了报告给父亲。父亲进村入户走访了解后,把他家列入了扶助名单。资金发放后,该农户家马上用这笔钱买了两头苗猪和一些小鸡进行饲养,大半年后猪出栏,解决了三个孩子的上学问题。而母鸡下的鸡蛋则给孩子们补身体,多下来的鸡蛋卖了贴补家用。第二年续借,继续这样的模式,就这样把三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

偶然机会,他们遇到我父亲一起聊天时,感慨地说:“当年为了培养三个孩子真是想尽了办法,东挪西借还是捉襟见肘,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幸亏后来供销社提供的那笔扶助资金,让我发展副业,一点也没耽误孩子们的读书学习,谢谢您。”

父亲笑了笑说:“你们家确实需要这笔资金,这不你们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建设人才,现在他们正好反哺社会反哺家乡啊。”父亲接着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遍布城乡,通过统购统销包揽了那个时代中国百姓的所有生活所需品的购买,在当时的时代给群众带来了很大方便。而且供销社一直以来坚持为农服务的宗旨,当年的那个扶助资金也是扶农助农的,解决了部分群众的燃眉之急。”

历史的车轮进入了新世纪,中央对新时期的供销合作社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努力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父亲这个曾经的“供销社”正高兴地期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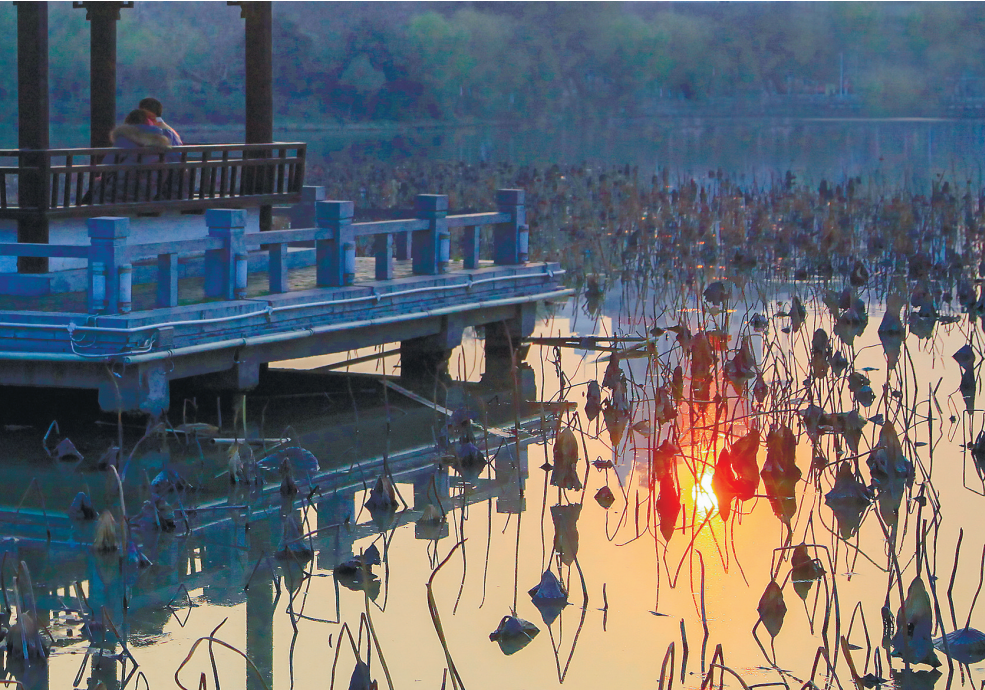
“我与供销合作社”

中国供销合作社
CHINA CO-OP

投稿邮箱:
49932530@qq.com

主办单位: 南通市供销合作社总社
承办单位: 南通日报社

征文



冬日荷塘

孙镜福

少年

□王靖蘅

村头那座白墙灰瓦的宅子颇有年代,门檐上原本整齐的灰瓦东倒西歪,白色的夯土墙上也满是斑驳的岁月痕迹。倒是两只威武的石狮仍然乖巧地蹲守在宅门口,但依然忠实地执行着看家护院的任务。

院里没有铺上北方人家司空见惯的石板地砖,以至于满院的野草蓬勃生长,其中也夹杂着些许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小院已多年无人居住了,只是街坊邻居仍然记得那间宅子里曾住过一名少年,尤其是对门的老吴。少年悠扬的三弦声,他们家听得最清楚,吴家的小女儿总爱缠着小哥哥,要听他弹琴。

当年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是青春洋溢的少女了,她还记得少年的三弦独有的音色,三弦的音色应该是涩而干的,记忆中他的三弦却是永远的温婉如水,不显生硬,有时甚至还带着一股少年人特有的潇洒。他也不爱弹那些在三弦曲中占了绝大多数的低沉沧桑的曲子,从他的指尖流淌出的,多是像梅花调,南屏晚

吃穿不愁忆父亲

□黄正平

2020年12月8日,父亲的忌日。这样的冬日,一种痛来自心底,难以自抑。对于一个年少时就丧父的人来说,没有“爸爸”叫可依,这种触及灵魂的痛楚,一般人是无法亲身体会的。

今天中午回到家,坐上桌吃饭,心又被重重地刺痛了一次。桌上,是一碗满满的红烧羊肉。于是,远远地就闻到了味道,想起曾经冬日的情形。

老舅家住在农村,养羊,到年底要过春节了才舍得杀一头,会叫上镇上的爸爸妈妈、我、姐姐弟弟一块儿去开荤。

去时天黑了,还正好下着雪,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我们撑着伞,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去往乡间的小道上。鹅毛大雪,伞是挡不住的,到舅舅家一定已是又冷又饿了。热腾腾的羊肉整盘地端上来。小时候,最好的一道菜要数黄芽菜红烧羊肉了。只是一年吃上一到两次,多不了。那时的羊肉膻味大,所以桌上除了羊肉,还必有一道菜,就是炒花生米,说是吃了膻味会减小些,其实,应是衣服上早已沾上那独特的异味儿了。

说到花生米,我的心顿时又揪了起来。那个年代计划经济,种什么都是规定的,而花生不在规定种植品种之列,自由种植只能安排到

钟,十里看山归这样欢快的旋律。

她也记得少年的笑容爽朗明亮。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上常年绑着绷带,左手的拇指指腹有很厚的茧。那样的生活维持了很久,久到少女以为会持续一辈子,但有一天少年走了。他接了城里来的一个电话,随后礼貌地向街坊邻居道了别,踏上了去南方的火车。听说是教他弹琴的师傅生病了,剧团需要一位新的三弦手来补上空位。师恩不可忘,少年谨遵师命,乘车南下。少年离开的那天,女孩哭了,扯着小哥哥的袖子不让他走,而他只是温柔地摸了摸女孩的头,抱歉地笑了笑。

小院沉寂了多年,直到今天,吱呀作响的院门被轻轻推开,从几乎朽掉的门轴里,扬起了一蓬灰尘。

陈莺拎着行李箱,背着琴匣站在小院破败的大门口,望着满院的野草,闭了闭眼睛,一连串的记忆涌入脑海,抱着膝盖听琴的女孩,和蔼的邻家大叔,野草野花特有的植物气味,他无声地叹了口气。从前的

小小的几分自留地里,所以属于稀有食品。住镇上的我家是没有来源的,只得望洋兴叹。

好在小镇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街上人人熟知的父亲自然有他的办法。连着壳的花生到家了,父亲不舍得吃。他并非统统炒好慢慢吃,而是加班迟了回家后,抓上几粒,放在煤球炉的厚厚铁质封盖上慢慢烘,有时间的话翻过来转过去的可以烘均匀,烘过了头就有了刺鼻焦香味,肉质也会焦黑,让睡梦中的我们姐弟垂涎欲滴。父亲轻手轻脚地剥着半生半熟的花生,然后才蹑手蹑脚地洗漱上床。于是,第二天我们也会学着父亲的样子,烘上几颗十几颗的,剥开壳子,花生米有几颗还会一边生一边熟的,但仍然吃得津津有味。

现在羊肉经常有得吃了,尽管也贵,但应是不在乎这个价格的。花生米也是一定要吃当年的,过季了就让它进垃圾箱丢掉了,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学医的我知道,花生米上易有一种黄曲霉菌污染,会产生毒素。

父亲那个年代,经济上实在普遍不富裕,要按今天的标准,应属贫困人口。两个大人养活四个孩子,实属不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减贫7亿多人,父亲也应算是这种对象吧。而现在条件好了,年底要全

少年如今是不折不扣的青年了,只是常年弹琴的缘故,身上多出一股沉静淡然的气质。进城之后,高超的技术让他很快脱颖而出,虽然还不到而立之年,却背上了许多名头,“三弦大师”“民间非遗传承人”林林总总,数目繁多。只是他风头正劲,应酬不断,真正愿意学三弦的人却少之又少。那些听他弹琴的人眼里的不耐烦,他看得清清楚楚。回到此地,是为了师傅临终前的愿望,将这门手艺真正传承下去。他想到自己的家乡,想到那个整日缠着自己的小女孩,他相信这里会有真正热爱三弦的人。

对门的老吴正睡着午觉,梦中突然传来熟悉的三弦声,他爬起来揉着眼睛走到门口,女儿早就站在那儿,眼眶有些红。周围的乡亲们也已经在破败的小院外聚集,踮着脚看向斑驳的土墙内。阳光照在院里端坐的青年身上,他手里的三弦琴上映着金色的天光,一曲秦风从指尖流淌而出,随风传得很远很远。

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他不能享受这美好生活了。要是现在父亲还活着的话,已有90多岁了。

父亲走得太多,根本没有享受过生活,而是一直在艰苦的奋斗,从青年起到成家,再到一个个孩子降临,然后一个个拉扯大。计划经济年代,过的多是紧日子,愁吃愁穿。单就吃,也是想吃的吃不到,像羊肉、花生很少能吃到,吃的时候压抑着自己的食欲,让孩子们先吃,或者偷偷摸摸地吃,为什么?人多了不够吃呀。于是,只能藏起来悄悄地吃,不让别人看见地吃。这种独享,现在少了,可那时也是没有办法。

吃穿不愁的2020年11月,初冬季节,穿得暖暖的,不会穿得嫌冷,手上再也没有了冻疮,而吃,不是吃不饱,而是怕吃饱,像红烧羊肉汤里油多了些,就要撇去、倒掉,而不是像过去用它拌饭。

于是,这样富庶的日子,尤念远逝的父亲。同样是冬日,1976年那年冬季特别冷,天气、心情,还因为少吃少穿,而现在,吃穿不用愁的日子,特别心疼心痛没能过上好日子

的父亲,他走得也太早,要是今天与我们在一起该有多好,大半辈子的痛到今天也难以释怀。

不过,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好好活着也是为了父亲,更是为了那些爱自己的亲人。

精短小说

心窗片羽